

刊新作劇

集 梁 稻

著 槐 家 何

行印局書新北

刊新作創

集梁稻

著槐家何



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
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版



稻梁集
實售一角半

著者	何家槐
發行人	李志雲
出版者	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
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一二六三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
北平開封長沙廈門
廣州濟南武漢汕頭
杭州西安貴陽溫州
成都重慶雲南
北新書局

稻梁集目錄

次

凝視	一
布販子	七
白蓮藕粉	一五
絕境	二三
夏夕	三三
喜訊	三九
橋上	四九

野渡

.....五五

黄昏

.....六一

懷志摩

.....六七

凝視

道場做完了以後，就是焚化銀錠。

那時雪停了，風却括得更起勁，那可怕的呼嘯！

我們聚在一個給廢棄久了的曠場上，淒涼而且沈默。這裏到處都是衰敗了的枯艸，你一踏上去，就是滿鞋的泥濘，冷冰冰的。雪雖則落了幾天，可是在這泥水橫流的地方，怎麼也聚不起來。所以如果你不看四周圍的雪景，只在這塊荒地上走，那麼你所能感到的，也只是雨天的情調。

小溪流得很遲緩，雪塊儘從山上滾下來，阻塞了溪水的流動。那遲鈍的，憂鬱的聲音，使人悵然地想起春天陽光底下的，輕柔活潑的潺湲。

村子沈默着。在四周，誰也聽不到一點聲音。山是黑巍巍的，彷彿在跟着黑雲飄搖。

火花飛舞着，焰頭向各方面直伸出去，銀錠快要燒完了。

我們大約有十多個人，全是素衣白帽，束着粗麻繩，踏着艸鞋，淒涼而且沉默。有時大家團團的圍住火堆，有時又散了開去，撒着放在圍裙或者口袋裏的白米，打着圓圈子，一轉一轉的，在冷風中抖着，喊着，念着經咒。我的前面就跑着素娟，她時常掉過頭來偷看，

我却故意撒米在她的臉上和裙子上。如果不是焚銀錠，或者死了的不是自己的老祖母，我們這對頑皮的小孩子，也許在這人人感到悲哀的時候，會在逼人的寒冷中緊緊地擁抱起來。

可是你看我那可憐的祖父！

他僵僵着，手擎着一根竹棒，翻弄着銀錠，使它快一點燒光。一面翻，一面他喃喃的向着火堆說道：

『這點也帶去，老老，半路上缺用不得了啊！』

過了一刻他又說：

『膽子大一點，不會有人搶你的，你的兒孫全在身邊呢。』

他向前注視，全神凝集着，昏花的眼睛彷彿發光了。他看着那一

頁頁，在火光中飛舞着的冥銀，一動不動的，屏息着呼吸，顯出魂不附體的樣子。他像看見同他過了二十多年生活的老妻，就在他的面前站着，慢慢的數着銀子，捨不得似地取走她到冥府裏去的路費。

『統統都帶去，你一生辛苦，老老，現在也得多帶一點兒去了。』

他咳嗽，全身震動着，冷風顯然吹得他的骨頭也碎了。但他還是凝視着火堆，失神地，似乎在這深沉的凝視中，他看見了和他自己一樣的白髮，皺紋，動搖的牙齒，給生活的重擔壓彎了的身體。彷彿她也在咳嗽呢，那樣的低啞而且艱澀。那聲音他是聽慣的，在這二十多年共患難中的每晚，每晨。

慢慢地，慢慢地，他跪了下去。他伸着手，像抓住什麼似的，不斷地打着手勢。他的雙膝無力地痙攣，沾滿了泥濘。銀錠已經燒完了，火光漸漸地黯淡下去，熄滅下去。半燒燼了的箔片隨風飛舞。祖父的眼睛緊盯着一張比較大的冥銀，彷彿那是老祖母的靈魂，那片冥銀飛到那裏，他的眼光也就憂急地跟到那裏。我們勸他回家去，可是他聽不見，儘是惘然地向着那片冥銀飛去的方向凝視。

『慢點走，老老，不久我也要走了，在那兒等我呢？』

他長嘆了一聲，掙扎着想站起身，可是我們要去扶他的時候，他又頹然地，依戀地跪下去了。他固執地看着，看着，可是除了雪，冷風，燒燼了的灰堆，他看到的只是一生的空虛……

布販子

搖着小花鼓，布販子從這村走到那村，從這家走到那家。

「……疼疼疼……買布買布……疼疼疼……今天的貨色真多……」

疼疼疼……」

放下肩頭的担子，他大聲喊着，氣喘喘的。這些地方他全很熟悉，這一帶的姑娘他也全很熟悉，只是不曉得她們的名字。鄉下的房子，大抵都是差不多的，如果幾家在一起，總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公用院子。在這院子中，不論在什麼季節，你全可以看到滿地的牛糞，雞

糞，以及在空中飄蕩着的尿布。

他一面在院子中搖着小鼓，一面擇條小櫬坐下來，等候着顧客。

不消說這些顧客全是姑娘，她們一聽到他的聲音，老是馬上從樓上的格子窗裏探出頭來，俯身向他打招呼：

『喂喂賣布的，讓我們看看你的新花樣！』

於是他聽到滾石塊一般的，那些性急的姑娘們從各家的樓梯上下來，圍住擔子的四周。他的擔子有許多抽屜，她們每次都要翻遍了這些抽屜，看遍了所有的絲線，花邊，別針，鈕扣，以及一切零星的東西。至於布那更不必說了，她們不但要仔細端詳，而且要一匹一匹的分別考究。

『這些花樣才上時！』

『不，那早過時了，我的姊姊去年早已買過，還穿着到過杭州呢。』

『看倒很好看，不過不經穿，摸摸像紙一樣的薄，你看！』

『除點價錢吧，我倒很想買幾尺——』

她們把布匹翻來翻去，嘈雜着，像在糖菓店門口的孩子們。那些犀利的眼光全落在他的臉上，彷彿在探索，想抓住他在營業上的弱點，向他進攻。

她們全是年輕的，活潑的，像鄉下的陽光一樣明媚的姑娘。可是很奇怪，她們全有吝嗇的頭腦，狡滑的手段，就是一個小錢也要佔便

宜，論起價來比老媽子着實來得精明哩。

『你說幾毛錢一尺，你說？』

『誰要這樣貴得嚇人的東西！』

『真想發洋財——嘻，到城裏去買不是便宜得多？』

女人們的嘴真是可怕，她們不管人家虧本不虧本，一味的只想除價，彷彿要除得一錢不剩，白白送給她們才稱心似的。

『好，我再讓幾分！』

他看看四週，看看那些發亮的，刁頑的面孔，無可奈何地，苦笑着回答。

『還得再除掉一點！』

『我也要化了本錢買來，而且我也得化了力氣——』

他雖是這麼溫和的說，讓步到了無可再讓的地步，但那些忍心的姑娘還是不會滿足：

『做生意的人老是這麼一套，什麼虧本不虧本全是假話，不再除我們不買！』

『虧本是真話，規規矩矩，不過老主顧當然尺頭可以量足一點。』

經了許久的爭執，生意總算做定了，可是量布的時候更其麻煩。

『多吐一點，多吐一點，你自己說過量足尺頭的！』

『只吐這麼一點點，真欺人！』

她們爭着把手按住布，一步不離的跟住他的尺子，指定一大段額外的布，要他送，否則便奪住他的尺子不放，他開始當然不肯，究竟不是京貨店，資本小，人情那裏送得這許多？但結果纏不過這些姑娘，也只得馬虎點了，雖則這種交易顯然賺不到什麼錢，自己的氣力顯然又是白化，可是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看看那些滿足了的姑娘一閃而散，他只是憂鬱地，悲哀地搖頭。進這院子的時候，也許是上午，也許是中午，但他回去老是靠近黃昏了。有時候沐着夕陽，有時候淋着大雨，也有時冒着風雪，這可憐的布販，搖着鼓，挑着一付沈重的布担，踏着疲勞的步伐回家。

「一天纏得昏了頭，還得餓肚子，結果却只賣到這點錢，夠吃還